

雪地里的麻雀

被宁静看顾的雪地,其实
是随时准备迎接早起的人们
留下车辙印,只有这样
雪才是完整的。从市区到北站
四十来分钟的路程
雪似乎下了几个冬季
所有交谈都朝着身后的方向
从繁星点点到三三两两
到四周荒凉无人
只不过握手,又再次挥手
然后一切都在迅速地消失
只剩下你我沉默,越来越孤零
不说再见,再也没有人
和我说再见了
火车将停在任何你想要停的地方
我独自开车从北站回家
雪花是我的一部分
而悲伤,是雪地里被紧紧冻住的麻雀
一动不动,就像是枯叶被固定在那里

下山的人

上山的人现在
走在下山的路上

我想过,应该是菩萨不小心才把我们
忘记了
没有另一间房子
房顶如箩筛
雪不停地落在棉衣上

“这一天将要到来”
这天还没有到来
你在门板上躺着

天空渐渐变暗,你会不会
告诉菩萨——
“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山坳如旧犁,新雪迎面而来
松枝上的松塔总能让孩子慢下脚步

一个人坐在窗边

我想我可以也应该
像一个绅士,拿掉狭隘与虚假
把微笑给她
把迟晚的歉意也给她

在新鲜的空气里,我坐在我空着的对面
一碗没有吃完的南瓜粥
静静搁在小方桌上
冒着清晰的白汽

但又不完全,犹如我沉默时
一个人坐在窗边
高河镇被雪深切地覆盖
雪花时而不时浮现在瓯江的另一面

她已经先我一步走出了孤单
旧事仍打着死结,就像最初时那样我又
空出一个世界

有春意的独秀大道

那勺的诗

比冬日的,更蓄足了安静
局部的我站在完整的我上面
遥远,虚弱,不再年轻

下雪了

雪随它自己的意思安静地下
每一片都会下在它认为
应该下落的地方

雪是早晨最好,妈妈到雪地里
拔青青的蒜叶,和芹菜
生活还好,刚刚有了些起色
父亲从雪中回来,扛把铁锹,缩着脖子
背微微驼着。他都快老了
他的故人,是他晚年的朋友
山冈上落满了雪

我和弟弟,待在雪地里
像两只小山雀,又蹦又跳
风裹着雪,越下越白
我们浑然不知

天很快黑了
雪人站在窗下,隔片玻璃窗
在望生火人,
手里拿着炭。

芦花

她是我见过说话最少的妈妈

无数次她来到曹注
我无数次看见她
扒开深草——
一块石头裸露在天空下。

石头下面埋着她的儿子
死亡治好他病了的爱情
百枯草把他带到了
冰冷的石头下。

风呼呼地吹
见过的人说石头圆了
见过的人说石头在长,而她
并不作声,一个人在曹注时自己说。

无所谓旧年与新年是烟花在半空
开放
是一个妈妈低着头从雪地里回来
世界又轻又白,全都是芦花。



面对生活 (组诗)

乔浩

暮晚，鸟儿问答

哪里见过天空中有鸟的痕迹
鸟儿飞过天空？看天空荡荡
鸟儿飞啊，飞——
什么鸟飞的快，有谁
知道鸟能飞多高？多远？

鸟儿在飞，以不同的方式飞
是做一只飞鸟还是一群飞鸟？
这是我一直追究，纠结的事，
我想做一只小小，小小鸟

可我不是飞鸟，
太多的约束和禁锢，我不是
屋檐下梳理羽毛的小翠
一会就舒服了，小翠还会继续
没心没肺的飞啊，飞

伤感总是难免的……

刚出笼的咸菜辣包子，在小城
何止是一个人的怀想
在我偶尔会忆起的
好时光里，顺着记忆回顾过去

那是普通的咸菜辣包子
很多年，是我丰富的早餐，
我排队买回之后，这一天
就从吃咸菜辣包子开始

人到中年，在这多雨黄昏
又次想到它，它有我青春的
印迹，跌跌撞撞，它是我
还记得的美好的事情

雨水放肆

雨水有雨水的想法：
它让江、河、湖都满了，
但并不满足。梅雨纷纷，
雨的脾气大了起来

它还在用劲下啊，
对于膨胀的，其实是
极其渺小的人类，雨水它
像是少了怜悯之心

雨水放肆，为何躊躇满志？
在纠结和反复中
蹉跎的岁月，这雨落在
狭隘的人世……

取年画

从家去县委大院有四五里路
是在那一年的腊月里
我爸让我去他宿舍取年画

清楚的记得，是一幅
玉雕仙女下凡图。最深刻的
是年画的落款，大红的字：
某某县委对港台办公室。

在七十年代末，它甚至
触动了我往后的生活，
是最后一次，十二岁的少年
记忆里如此深刻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了
一次指令，那是我爸
他给我的恒久的安心和温暖

岁月的拓片 (组诗)

包明强

晋祠

是从晋水潺潺的源头说起
还是从李渊晋阳起兵着笔
凝重古朴且恢宏浩大的晋祠
沉浸在千年风调雨顺的擘画、修葺之中
历史的步履沿着每个朝代供奉、传承
曾经的皇家园林，又何止三绝

这里繁多的殿宇、亭台、楼阁、桥榭
以及参天古木，敬仰的先贤，
蕴藏的典故
万物世相中哪样不是风华绝尘
一位宅心仁厚的老人，稳重端庄，母仪
天下
以铁铸就金人守护，用木彩绘塑像侍从
拜谒的香火袅绕不散，芸芸众生

一株长生不老的周柏，老枝纵横，
郁郁苍苍
像三千年的卧佛，护佑大地的钟声
跨越的时空，依旧悠扬着久远的回音
难老泉当然不敢轻而易举老去
在悬瓮山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一块御制的晋祠匾额，至今古而不老

唐卡

一座随身携带，流动的庙宇
一尊蕴藏着佛理的神
不知翻过多少雪山冰川
不知蹚过多少大江大河
膜拜、观修，一直在朝圣路上

雪域高原放飞的鹰，神灵之子

顺着时针方向逡巡之后
天空腾出的部分，干净，圣洁
成了绘制唐卡，唯有的底色
加上纯天然矿、植物精心研磨的颜料
提笔之前，必须自洁、祈祷，
保持平静内心
点缀的繁华，才能加持人间

白度母，盘坐在高高云端
慈眉善目，含笑凝神，面对的
菩萨法相端庄，众生虔诚如初
在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里，人神合一
成就了幸福与和谐轮回的画卷，永不褪色

拓片

春天，饱醖露水的青草
用瘦金体，精心勾描简约的碑文
王道、相谋、将略
恭奉于庙堂之上
布衣、庶民、贩夫走卒
行走在江湖之远

天坛、地坛祭祀也好
野外踏青扫墓也罢
器皿和碑碣上的志铭和家训
保存岁月遗留的痕迹
在清明和煦的季风里
达成共识

尽管也有年代久远的
破碎声，伴随着如泪的雨声
告慰朗朗乾坤
我们还是变成了传世的拓片
在祭祖、祈福的礼仪之上
叩拜，如此平等